

ལྷ་སྐུ་འཕེལ་སྤྱོད་ལྷ་སྐུ་འཕེལ་སྤྱོད་ལྷ་སྐུ་འཕེལ་སྤྱོད་

世界屋脊上的

神话和传说

神山之祖

千载传唱 百世长吟

如同冰川融水 淋漓涓涓流淌

创世的神话 永恒的神奇

众神的狂欢 百世的理想

雪域百姓的爱慕与崇拜

在高原大地 流淌千年

登上古老而鲜活的神山

当代言说 演绎神奇

百世 今世人侧目倾听

雪域之巅的凄美绝唱



ᠮᠠᠨᠤᠯᠤᠰᠤᠨᠠᠨᠠᠭᠤᠯᠤᠰᠤ

世界屋脊上的
神话和传说

神山之祖

ISBN 7-5353-2804-0



9 787535 328045 >

ISBN 7-5353-2804-0
787535328045

世界屋脊上的
神话和传说●

神山之祖

廖东凡 主编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西藏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4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山之祖/廖东凡主编.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12

(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 1)

ISBN 7-5353-2804-0

I. 神... II. 廖... III. 民间故事-作品集-西藏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4198号

书 名	神山之祖		
©	廖东凡 主编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承 印 厂	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3000	印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9.125印张	字数	225千字
规 格	889×1194毫米		开本 32开
书 号	ISBN 7-5353-2804-0/I·626		定价 (全套: 68.00元) 17.00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一

丹增

西藏人爱唱歌，也爱讲故事，这里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间文学矿藏。从非常古远的年代开始，唱歌、跳舞、讲故事，就是雪域高原普通人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内容，伴随着我们民族从亘古洪荒岁月，一直走到 21 世纪的今天。

我出生在怒江边的那秀比如，那里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传说和歌谣，还有世界上最长的格萨尔英雄史诗。在阳光温暖的夏季牧场，在油灯闪烁的冬季农舍，在篝火熊熊的节日之夜，在长途跋涉的骡马背上，我曾聚精会神地听着父母、老人，还有浪迹高原的行吟艺人们的讲述，简直是如醉如痴，如幻如梦。故事成了我童年和少年生活中最好的伙伴。

后来，我告别了草原，告别了家乡，进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当上了记者，从事文学创作和藏学研究。那些在家乡、在少年时代听来的故事，时时萦系于心，成了我创作的源泉，心中的养分。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没有特殊爱好，惟一的娱乐、消遣、爱好是读书。我读了不少国内的书和国外的书，读了西藏的历史、宗教、文化典籍，读了理论书和文学书，对于民间故事与人民生活，与人类社会血肉相连的关系，对于民间故事在人类发展史、文明史、文化史上的地

位,有了新的认识。

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在他早年所写的《德国的民间故事》一文中写道：“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田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恩格斯讲的是德国民间故事的作用，但是和我们西藏的情况是多么的符合，他讲出了我一直想讲又讲不清楚的全部体验。

西藏人民世代代繁衍生息在美丽、富饶、高洁、宽广的雪域高原，从我们的祖先有了语言开始，就有了民间口头文学，有了神话和歌谣。在许多个千年的没有文字的漫长岁月里，口头文学就是整个民族的惟一的文学。据成书于公元1388年的《西藏王统记》（萨迦·索朗坚赞著）记载，二千年前的雅隆部落第八代首领布岱功杰时期，仲（故事）、德乌（谜算）、本（本教）就有着护持王政、启迪民智的功能，相传是藏王松赞干布（617—650）遗训的《柱下遗教》告诉我们，布岱功杰之时，“有《顶生王的故事》、《鸟的故事》、《猴子的故事》等很多故事流传。”藏文古籍《贤者喜宴》（1564年成书）中也说：“在佛教经藏传入西藏之前，有诸多故事流传，如《尸语故事》、《玛桑故事》、《家雀故事》等。”

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的缔造者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大臣吞米·桑布扎创制藏文，并在整个吐蕃推广使用。藏文的创制和推广，突破了藏语使用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于社会交流和文化传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许许多多中原的、印度的、尼泊尔的、波斯的历史、宗教、医学、法律、天文历算著作都被译成藏文，为西藏民族的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不少高僧大德、文人学

者,用藏文写出了大量历史、宗教、文化、医学、诗歌、散文、小说、传记作品,大大推动了西藏文明的发展。

但是在长达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农奴制度社会,文字只是少数上层人物的专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奴隶以及其他的劳动者,没有能力进学校,没有条件读书识字,更不可能用藏文写作,他们的文化生活还只能是唱歌、跳舞、讲故事,口头文学是不识字的人的文学。民间故事就是他们的历史书,他们的文化课,他们的启蒙课,是他们的道德规范,理想与希望的寄托,是他们的文学创作才能和审美意识的结晶。勤劳、智慧、善良的藏族人民是民间故事的创作者、承受者和传播者。民间故事决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理想和愿望的体现,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西藏民族文化宝库中最为绚烂的黄金宝石。

采用民间故事传说来写历史、写传记,在西藏古代早已形成传统。我们从《玛尼宝训》、《国王遗教》、《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古籍上可以看到,那些发生在公元7世纪以前西藏高原没有文字年代的战争、盟誓、占卜、王政兴衰、英雄事迹等等,经过许多世纪代代相传,变成了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后来被历史学家们记录下来,写进书里,成了远古时代的历史记录。即使是记述公元7世纪以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书,例如《莲花生大师传》、《米拉热巴传》、《日琼巴传》、《萨迦世系史》、《朗氏家族史》、《唐东杰布传》等等,都带有浓厚的民间口头传说色彩,甚至神话色彩,我认为这些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口头传说写成的。

科学地、系统地、全面地搜集、采录、出版西藏民间故事传说,并翻译成汉文和其他文字加以传播,应当说是20世纪的事情。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优秀的西藏民族文化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西藏民间口头文学也从过去受歧视、受鄙弃的境地解脱出来,登上了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大雅之堂。西藏的歌,西藏的舞,西藏的故事,在中国文艺百花园中开得特别绚丽,有着很好的声誉,受到各民族读者和观众的格外关注和厚

爱。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不止一次派出藏、汉族专家,进行西藏社会历史、语言调查,进行民间故事采风活动。我们西藏的藏汉族民间文学专家和业余爱好者,也热心采录民间故事、传说,在《西藏日报》刊登,在西藏电台播讲,还编辑印刷了《西藏民间故事》一书。

大规模收集、整理、出版西藏民间故事的黄金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时候整个国家开始改革开放,进行拨乱反正。良好的政治、政策环境,使西藏各族人民、特别是藏汉族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空前高涨,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各显身手。为了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自治区、拉萨市和各地区的作家、艺术家,群艺馆、文化馆工作人员,民间文学工作者、爱好者,纷纷走向藏北大草原,深入喜马拉雅山区,活跃于雅鲁藏布江畔,他们深入拉萨河谷、年楚河谷、尼洋河谷,深入澜沧江、怒江、金沙江两岸以及阿里高原,收集了大量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曲艺、戏剧作品,发现了许许多多民间故事家、民间歌手、藏戏艺人和说唱艺人,涌现了一批从事民间文学的收集、翻译、研究人才,更可喜的是这期间民间故事的采录取得全面的丰收,仅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故事集就有十余本,达三百余万字,堪称世界史诗之最的《格萨尔王传》还不计算在内。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西藏民族学院等单位也派出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专家多次深入喜马拉雅山区的错那、隆子、米林、墨脱诸县,进行门巴族、珞巴族的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调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可喜收获。20世纪90年代我们西藏又编纂了《西藏民间故事集成》、《西藏民间歌谣集成》、《西藏谚语集成》等三套集成。

刘守华教授在《中国民间故事史》“绪论”中说:“遍及世界各国的讲故事,既是一种和人类生存发展攸关的文化娱乐教育体系,又是一种口头语言艺术创造活动。就其内容之广博而言,它是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就其思想感情浓厚程度而言,它又是一个国家或民

族乃至人类共同体心灵的窗口。口传故事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将越来越削弱,而它在艺术史、文化史上的价值,都将长久地迸发异彩,为众多作家和学人所珍视。”

刘教授的话说得非常好,同样非常符合西藏民间故事的实际。近年来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振兴,西藏文化正以异乎寻常的姿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我国各地和世界上许多地方掀起一股股西藏文化热。我想,作为西藏本土文化、本原文化代表的民间故事,作为饱孕着丰富的西藏历史、宗教、民俗和社会内涵的民间故事,作为凝聚着千百年间雪域藏人的欢乐与痛苦,理想与信念,友谊与爱情的民间故事,一定能体现其固有的价值,为国内外广大读者以及作家、艺术家、研究家所关注,所喜爱,所欢迎。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联合编纂出版长达百万字的《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采选了近四十年收集、整理、翻译的西藏民间故事精品和代表性作品,是一项弘扬西藏民族文化的重大工程,是支援西部文化开发的重大举措,是用实际行动落实“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又一丰硕成果。有出版社的团结协作、精心策划、精心编辑、精心出版,有廖东凡这样一位曾经长期在西藏工作,熟悉西藏文化、热爱西藏人民,又有着丰富的西藏知识积累和民间文学采录经验的同志主持,有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我国著名民间故事研究家刘守华先生给予指导,我相信一定能出版一部很好的西藏民间故事书,一部倍受国内外读者喜爱的好书,一部值得阅读,值得保存,值得读者们百看不厌的好书。

(本文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大学、西藏大学客座教授)

序二

刘守华

由廖东凡先生主编的这部《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就要在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问世了，作为一个在中国民间文学园地耕耘40多年的老园丁，我十分高兴接受邀请为它撰写序文，在这里写下我对西藏民间故事多年积累的印象，也许对读者走进这座美妙的艺术殿堂有所帮助。

(一)

西藏人民口头传承的各类民间故事，20世纪初就有人开始介绍。但不少故事由于经多次转译改编而失去了原有的光彩。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西藏地区对各类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不断深入，参与其事的不仅有熟悉藏族语言、民俗的汉族学人，还有像次仁玉珍这样一批热爱本民族民间文化的藏族学人，他们按现代民间文艺学的科学化、规划化要求，直接从各地藏族以及门巴族、珞巴族同胞口头上采录故事，译写成篇。这部《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选录成书的。它们最为难能可贵之处，是在译成汉文时充分保持了藏族口头文学的本来面貌和独特韵味。书中的250多篇长短故事，

编者没有按体裁简单地把它们归拢成为几大块，而是兼顾这些作品的流传地域和体裁特征，把它们精心组编成为9个单元，从而使这部囊括全西藏民间故事佳作的代表性与全面性得到清晰展现，它就像是用一朵朵鲜花编织而成的精美花环，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充沛美感享受。

我喜爱藏族民间故事，常常被它所深深吸引。中国56个兄弟民族，各有自己优美生动的故事传说伴随着他们的久远历史和人们日常生活。藏族民间故事却具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它们的独具特色何在？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回旋。这次为撰写序文，又集中阅读了十几部西藏故事集，和其他民族与地区的民间故事进行大略比较之后，对此似乎有所领悟。

西藏民间故事品类丰富多样，可以称得上是繁花似锦。在中国，广义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和故事三种体裁在内，故事中含动物故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笑话等等。西藏地区远古遗存的神话数量不多，而传说却遍地开花，从青稞种子的来历，藏文的创制到大昭寺的兴建，从文成公主进藏到仓央加措出走，从众多神山、圣湖的形成到种种信仰习俗的起源，几乎都有优美的传说故事在人们口头传扬。口头文学家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来称颂本民族的辉煌历史与壮丽的自然风光；同时借用一些饱含文学意味的母题（或“情节单元”）给传说素材进行浪漫主义的艺术加工（如《文成公主进藏》中的“五试婚使”），这就使得西藏的民间传说也富有故事性，本来属于两种叙事体裁的传说和故事实际上并无严格界限。

就狭义的故事体裁而言，西藏地区的神奇幻想故事、动物寓言故事和机智人物故事这三类作品都有出色的成就。以《尸语故事》为代表的神奇幻想故事，如关于奴隶反抗国王残暴统治的《头上长角的国王》和《真赛盗取国王灵魂王》，关于英雄战胜恶魔的《玛桑雅如略查》和《多古占堆战胜妖婆》，歌颂真挚爱情的《戴黑面具的于子》、《乌衣于子》和《橘子姑娘》，歌颂纯真友情的《六兄弟》等篇，

它们大都是情节曲折而又完整的长篇故事，以亲切人生场景和神秘奇幻情节的巧妙融合为明显特征。然而西藏幻想故事似乎还有它自己的特色，那就是由于受宗教文化的熏陶，故事中的神奇幻想往往同执着的信仰相结合而显得色彩更为浓艳，同时又因在叙说中倾注着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而显得感情热烈深沉，由此，赋予它以独特韵味和艺术感染力。

西藏地区一向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动物种类繁多，人与动物亲和相处，因而动物故事格外发达。加上人们在各种“格言注解”中，喜爱引述故事特别是动物故事来阐明哲理，又赋予它们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如《猫喇嘛讲经》、《聪明的兔子》、《狐狸和大象》、《红狐狸上当》、《青蛙与乌鸦》等。它们在短小的篇幅里，将动物生活习性的生动叙说和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读来发人深思。

西藏关于阿古登巴、聂局桑布的系列故事，属于各族民众口头盛传的机智人物故事群，主人公代表下层民众的正义与良知，以机智的言行揭露嘲讽贪财的商人，欺压穷人的富翁，行为不端的喇嘛，残暴的领主老爷，直至愚蠢的国王；同时为穷哥儿们解脱危难，伸张正义。阿古登巴和聂局桑布，成为在中国口头文学领域可与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蒙古族的巴拉根仓，汉族的徐文长和谎张三等相媲美的闪光艺术形象。

关于阿古登巴、阿凡提这类角色所代表的机智人物故事，虽然受到民间文艺学家的重视，却长时期缺乏深入研究。近日读到俄国著名学者巴赫金关于民间诙谐(笑的)文化的论述，颇受启发。他认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民间诙谐文化的范围和意义都是巨大的。那时有一个诙谐形式和诙谐表现的广大世界同教会和封建中世纪的官方严肃文化相抗衡。”它在表演艺术和语言艺术中有多种表现，“反映出一种共同的对待世界的诙谐态度”(《巴赫金文论选》98页)，阿古登巴、聂局桑布对旧秩序代表人物的尽情嘲弄，对旧传统的毫无顾忌的嬉笑怒骂，就是这具有深厚根源的民间诙

谐文化的表现。西藏故事当然是以西藏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如果说,《尸语故事》这类作品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一个梦幻般的神奇世界;那末,阿古登巴故事则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一个颠倒旧世界秩序的诙谐世界。这两个艺术世界都是西藏人民美好理想愿望的寄托,并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支柱。

就故事文本来考察,西藏民间故事大都具有精巧的艺术构思,曲折奇幻的故事情节和溢采流光的叙事话语,因而饱含艺术魅力。

试以爱情故事为例。《铁匠明珠托央和朗若小姐》,是一篇类似于汉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故事。长官老爷家的小姐和社会地位低下的铁匠明珠托央相爱,携手私奔。后铁匠被老爷迫害致死,尸首扔进拉萨河;小姐抱着刚生下的孩子也纵身跃入波涛滚滚的河里,接着,“河底响起音乐,水中闪射金光,三只金晃晃的鸟儿,从金光里飞了出来,在蓝盈盈的拉萨河上盘旋、歌唱。”据说这是由一件真人真事演化而成的传说,真挚的爱情在人们的想像中超越死亡得到永生。不过藏族爱情故事大都按“有情人历经磨难终成眷属”的模式来展开叙述。《戴黑面具的王子》,讲述王子松岗顿口,隐去自己的高贵身份,化装成乞丐四处流浪,终于找到一位外貌美丽端庄而又心地洁白的螺叶公主(海螺姑娘)做妃子的故事。王子的浪漫爱情和流浪乞丐的传奇经历巧妙融合,海螺姑娘的淳朴善良同她两位姐姐的冷漠无情构成鲜明对比,两位主人公都看轻权势财富而刻意追求纯真的爱情;故事在以曲折情节引人入胜的同时,所含蓄的思想感情又发人深思。另一篇《央金拉姆成为太子妃》,讲的是一位普通藏民的女孩子央金拉姆,因不屈服于头人的淫威,同女伴出外流浪,后来同汉地东京(开封)的王子相爱,历尽坎坷终获圆满。其中穿插着央金拉姆救鹏鸟,从而在鹏鸟的帮助下得以很快从雪域高原来到中原;以及她女扮男装进入王宫用藏药给太子治病等情节。作品中这些植根于现实生活的丰富想像,和高山大河阻隔不断的汉藏人民的深厚情谊,贯串在精彩的故事叙述中,赋予它以激动人心的魅力。其他如《王妃拉贵卓玛还魂记》、《江

这边的织女和江那边的金匠》、《绒巴卖油人》、《马大次旦和桑姆卓玛》、《山神的马夫和牧羊女》、《牧人邬德宾和牧女斯玛梅》等，所叙述的都是奇特而优美的爱情传奇。藏族故事受印度文学的影响，常以王子、公主为主人公，但这些人并不代表贵族，他们往往容貌出众，品性崇高，成为理想王国中青年男女完美个体的象征。

藏族故事的语言，也是韵味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就以《戴黑面具的王子》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来说，它由拉萨市城区的益西旦增口述，经廖东凡等忠实记录译写成汉文，较好地保持了原作的语言韵味，试看其中关于王子同三公主会面情景的描述：

黑面王子大吃一惊，赶快眯着眼睛，细细看了三次；又睁大眼睛，好好看了三回。觉得螺叶公主，真的比仙子还美丽可爱。宝石般的眼睛，闪耀着迷人的光彩；白莲般的面庞，流溢着心中的善良；窈窕的身段，像珞瑜的竹子；秀长的黑发，像吉曲河的波浪。姑娘全身上下，散发出柔和的光辉，沁透出奇妙的芬芳。周围的世界，一下子变得说不出的光明和温暖。他从泉边爬起来，往前走了三步，又往后退了三步，不断地鞠躬致敬，说：“美丽、诚实的公主啊！我的身体像雪山，我的两脚像岩石，一步也不能走，半步也没法移。请向国王求求情，让我在这里当个大臣，好不好？要不做个马夫，行不行？大臣马夫都不叫干的话，喂驴喂狗成不成？”

螺叶姑娘一边舀水，一边点头答应。王子岗松顿旦站在一旁，暗想：“我只知道一棵树上的果子，味道有甜有苦；没想到一个母亲的女儿，禀性有这么不同。”于是，心不由己，拾起一块晶莹的小石头，在嘴里吮吸了三次，怀着很深的情爱，偷偷放进螺叶姑娘的水罐。姑娘临走的时候，又对他说：“箭射出去可以找回，话讲出去收不回。答应了你的事情，就是跟挤雪狮奶一样困难，我也要做到。”

民众口头讲述民间故事，其话语本来就具有朴实生动、活泼亲切的特色。藏族民间故事的讲述还真爱楔人富有哲理性的格言、谚语，以及富有诗意的抒情语句或唱词，从而显得溢彩流光，韵味独特。过去我们读到的一些西藏民间故事，由于只是译述故事大意，

很难感觉到它们在语言表达上的特殊美感；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力倡导用科学方法记录译述民间故事，在这部《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中，它的口头文学本色和独特艺术魅力得到了更充分的显示。

(二)

还应当提到的是，西藏民间故事采撷宏富，源远流长。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并非纯粹的口头文学，而是采取口头与书面两种文本交错并举地予以传承；它们在本质上当然是一种世俗文学，其内容与形式又烙印着深刻的佛教文化影响；它们既是藏族人民艺术智慧的结晶，又在祖国民族大家庭中同其他兄弟民族有着频繁的口头文学交流，并吸纳了伴随藏传佛教而来的印度故事的有益滋养。

早在20世纪60年代《金玉凤凰》出版时，田海燕就写出了《提一些汉藏文化的交流线索》一文，举出近20个实例，说明西藏故事是“汉藏故事互相移植、丰富的奇花异果”。在此后的比较故事学研究中，人们提供了更多有趣的新发现。

藏族民间故事有多种来源，有的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有的来自印度的佛教典籍，至于同西北、西南地区众多兄弟民族之间的口头文学的双向交流就更为频繁了。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藏族口头文学家对外来故事的借用、移植，主要表现为对相关母题的吸收改造与重新组合上。“母题”（或情节单元）是最小的叙事单元，单一母题构成简单故事，多个母题按特定艺术构思精心组合成为复合故事，有人称之为“母题链”。母题往往是人类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基因”，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母题链的构成则千变万化。藏族口头文学家善于将本地的人民生活、风土人情和外来故事母题融为一体进行艺术创造，使深厚文化内涵同鲜明民族特色相辅相成而构成精美动人的故事。以《玛桑雅如喀查》为例，其中牛头人

身怪物即人兽合体英雄就是源自印度的古老母题，见于《尸语故事》的早期书面文本，它的异国情调十分明显；后来在广泛流传过程中经藏、回、土、裕固等民族口头文学家的不断加工创造成为《黑马张三哥》，就完全本土化、民族化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传播，和吸收民众集体智慧进行加工创造是一个统一而难以分割的过程。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一位钟爱民间故事的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在评论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时所讲的一段话：“借用并非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歪曲，有时它会使得好的故事锦上添花。古代民间故事的借用和用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阶级的特点加以补充的过程，在理性文化和民间创作的发展中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借用、移植并不是简单抄袭，总会有所补充创造，因而会使故事锦上添花，促进民间创作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进步。

锦上添花的西藏民间故事自然也会给其他民族的口头文学和作家文学以积极影响。这里有一个曾经引起轰动的例子，就是《金玉凤凰》一书选录《斑竹姑娘》这篇藏族故事发表后，由于它的情节结构和风格韵味都和日本平安时代的古典小说《竹取物语》十分接近。《竹取物语》被认定为日本“小说之祖”，但它所依据的故事原型却从无定论。有关学者将《斑竹姑娘》和《竹取物语》进行精细比较之后便提出，日本的这篇著名小说可能就是依据传入日本的这个藏族故事类型改编而成。这件事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本曾引起轰动，成为一道文化冲击波。

近年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阿来，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自己所受民间影响时，也着重讲到藏族民间故事，包含着一些新鲜而深刻的见地。他说：

在藏族民间文学当中，有一个人物叫阿古登巴，登巴是藏族人的一个很普通的名字，阿古是尊称，父辈、舅舅辈的尊称。他绝对是站在民间立场，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经常用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战胜一些我们觉得比他智商更高地位更高的人，在整个藏区每个地区都有很多他的故事流传。从小我就考虑一个问题，说是社

会进步,但是我们的人格力量、人性的力量反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弱,看不到它的光芒。反而我们觉得过去比较野蛮的时代、比较蛮荒的时代,这些人性的光芒、人格的力量显得非常强非常耀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由自主地缅怀过去,我想这个情绪直到我写作《尘埃落定》的时候也还存在。而且通过写《尘埃落定》应该说是稍稍打开了。

在《尘埃落定》中描写的时代,掌握文字的只是寺院里的僧侣阶层,包括有些贵族,严格意义上讲大多数藏民都是文盲,没受过教育,所以在藏族社会中,文字力量不够强大,这个时候它的口头文学就显得非常丰富,而且口头文学就自然而然担负了一些书面文学必须承受和担任的东西,比如说讲述历史。

(《文汇报》2000.12.16)

我在《中国民间故事史》中曾经提出,民间故事既是一种和人类生存相关的文化娱乐教育活动,又是一种口头语言艺术创造活动。就其内容之广博而言,它是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就其思想感情的深厚程度而言,它又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体心灵的窗口。这些话完全适用于西藏民间故事。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方口头语言艺术的奇葩。因而,不论从认识西藏的历史文化,还是从享受这份口头语言艺术的神奇美妙来看,这部《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值得人们认真一读的奇书!

(本文作者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故事学会副主席)